



张泽民 著

# 午夜凶案

群众出版社



# 午夜凶案

张泽民 著

群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午夜凶案 / 张泽民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840-2

I. 午…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644 号

---

## 午夜凶案

张泽民 著

---

责任编辑 / 孟向荣  
封面设计 / 王 芳

---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880×1230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224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

ISBN 978-7-5014-3840-2 / I · 1598

定价: 16.00 元

---

## 目录

---

### 情仇暗恨

那位领导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突然闯入了审讯室，对正接受讯问的胡成寻厉声说道：“这件事你做了你讲，你没做就不要乱讲！听清楚没有？”此刻，一脸沮丧的胡成寻瘫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的这位亲戚摇着头说：“没有用的。我做下的这件事，什么人都帮不了我……”

---

### 午夜凶案

两名法警坐在床头边，口气温和地和段冬林唠着诸如躺得舒服不舒服之类的闲话。正一问一答的段冬林突然没有了声音，接着失去了脉搏，停止了呼吸，就像睡着了那样。两分钟后，法警宣布死刑执行完毕。

---

### 厌烦生恶行

他交代下毒的细节，是先把针剂敲开，倒在一个破碗里，然后用事先买好的注射器抽取，再注到面条上。作案工具被扔到了自家大门西侧的粪堆里。王国选和技术人员马上赶到李家，从粪堆里找到了那个碗和注射器，经毒化分析，均检出毒鼠强成分。

---

## 面包铁疑案

李平和王雷玩的也是这套把戏，设下圈套骗走巨款，因为谁也没有个凭据，以为只要死不认账，到了公安那里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硬扛上几天，哪怕吃些苦头，待南方人一走，还得放他们出去。

66

## 精确目测

他常常站在不锈钢的栏杆处和人聊天，有时候碰上彭出纳把保险柜钥匙放在办公桌上，他就注意观察，去目测那钥匙的形状尺寸。经多次反复观察，那片钥匙的形状尺寸就已被十分精确地存储到了他的记忆之中。

71

## 洪天明“测谎”故事

官为环对宋英莺的爱含有真实的成分，但同时也是极端自私的，实际上与真正的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摘下求爱面具，露出的会是一副狰狞面孔……

87

## 声纹小史上篇

这起案件即使在今天来看，从那些已被认为是真相大白的案情中仍可以找出不同于审判结果的疑点，因而一些人认为此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也是最诡秘的绑架案。霍夫曼被执行死刑后没过几年，林德伯格就郁郁而终，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后来，伟大的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根据这起绑架案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145



## 声纹小史下篇

胡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已被陈某紧紧地压在身下，裤子、胸罩被飞快地扒脱。就在陈某欲进一步动作时，胡某的丈夫刘某恰好进屋，“怎么回事？”刘某见状喝问道。胡某挣起身子哭着跑向丈夫。刘某顿时怒不可遏，抄起一个酒瓶猛扔过去，跟着上前与陈某厮打起来。陈某一边招架一边喊叫着：“我没动你老婆……”

165

## 鉴证日军刺杀“活人靶”罪案

他记得跑出约千米远就没有路了，是丘陵地带，再就是上山，一气跑了有三四十里地或更远，跑到了寿阳一带的山上。脚底板上的肉都跑没了，露出了骨头，一片模糊血肉，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185

## 犯罪生物学的挑战

年近30岁的黑人男子达默尔是个同性恋者，对相貌英俊、体格健壮的青年黑人有特别的“性趣”。他出入于酒吧歌厅，见到中意的男子就设法引诱带回自己的住所。达默尔会微笑着递上一杯放有麻醉剂的饮料，这样，不论个头多么高大的猎物都会软绵绵地倒那儿，通常接下来是用绳索将其勒毙，斩头断手，破肚开膛，高潮是在豁开的肚肠里完成射精。

192

## 走近心理画像专家

男士对女歌手的阴部、肛、口进行了更加生猛的性攻击，还用自备的淫具施暴，听女歌手发出的尖叫声取乐，又把女歌手的双手用胶布绞缠在一起，撩起她的上衣振动其乳房。

207

## 一位警界女专家的最后时刻

儿子见爸爸抱回这么一大包都是属于妈妈的荣誉，他一份一份仔细地翻看着，一句话脱口而出：“现在我才知道，妈妈原来是这么伟大！”

220

---

## 后记

256

---



## 情仇暗恨

—

做早饭的时候，这家的女主人注意到厨房顶棚有几处洇湿。到了快做午饭时那几处洇湿已连成片，还有水珠坠落。她不禁心生恼怒，出门上楼去看那家究竟在做什么。站在楼上邻居叶来祥的家门前，她先轻后重地敲了好一阵儿，但没得到任何回应，只好窝着一肚子的火悻悻而返，赶快在自家厨房的滴水处摆上脸盆、水桶，以作权宜之计。

中午时分，又有几个男女高中生上楼来敲叶家的门，边敲边叫着“叶莹”的名字，结果叶家还是无人应答。

第二天下午，与叶来祥同一车间的胡成寻发现，老见不着叶来祥，便满怀狐疑地问一块上班的工友：“喂，你们哪位知道咱们的叶副主任到哪儿去啦？他可有两天没来上班了。”

“是啊，我也在找他呢。”王丕德说。

“管他做什么，来了也没啥活儿干，肯定是跑车挣钱去了。”马六仔说。

“我说，要不然咱们下班后到他家看看去，别是出了什么事？”胡成寻说。

“可以，可以。”王丕德连声表示同意。

马六仔却没好气地哼了一声，说：“你们去好了，我可是没那个闲工夫。”

下班后，胡成寻骑着自己的后三轮摩托车，王丕德坐在后座上，没用几分钟就到了叶来祥家所在的街道。这条小街位于乐昌市城南小镇，临近穿城而过的武江河，来往车辆行人不多，能见到几处店铺摊位。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的便道上，步行拐进一条长



# 午夜凶案

长的窄巷。出巷口是一座七层高的老式黄楼，叶来祥就住在七单元六层2号。借助夕阳余辉的映照，楼道里此时还算豁亮。很快，两位工友的敲门声响彻了楼道上下。

“吱呀”一声，叶家对门的老太太开门出来了，她目光迟疑地看着两位敲门人，说：“你们是找叶家的人吗？他们好像出门了，这两天有好些人来找过，都见不到他家的人呀。”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胡成寻问。

老太太摇摇头：“我不晓得了……”

这时，王丕德忽然惊叫起来：“哇——门没锁！”他无意中一拧门把手，那扇褐色的防盗铁门竟然被拉开了，奇怪的是铁门内面的锁孔上还插着一串钥匙。再拧里层木门的把手，第二道门也开了！

“他家的门怎么会没上锁？”胡成寻同样露出一脸的惊奇。

老太太看着他俩进了叶家，也凑到近处去看。进门后是一个用钢窗玻璃封闭的阳台，要进居室还须穿过阳台的门，胡成寻上前拧了拧门把手，发现是锁着的。面向阳台的居室窗户里面挂着淡绿色的窗帘，不过从缝隙处可以看到屋里的情形，他俩就贴着窗玻璃向里探望。

这间屋是客厅，看不到有人，东西的摆放井井有条，有两间与客厅相通的屋子亮着灯，细听似有哗哗的流水声。奇怪！叶家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锁大门？他俩实在搞不懂叶家的情况，站在那里胡乱猜测了几句就退了出来，又按原样拉好大门离去。

那老太太目送着这两人下楼后才回自己家。

到了第三天，叶家人神秘失踪、家门没锁的消息传到了叶来祥所在制品厂的保卫科，他们认为有必要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午时分，一名保卫干部叫上几个叶来祥车间的人，一块儿到了叶家。

门窗一如昨日，钥匙仍然插在铁门上。保卫干部使劲敲了几下门，说：“爬进去，看看屋里究竟怎么回事。”

一位工友站在凳上砸碎了门上方的窗玻璃，小心地钻了进去，打开门上的撞锁，外面的人踩着碎玻璃鱼贯而入，四下张



望，发现地面是湿的，蓦地，他们几位不约而同地喊叫起来：屋里有人！是死人！这边屋里也有！

叶家住的是两室两厅的房子，每间房都与客厅有门相通，这几位就站在客厅里朝着另几间屋内探头张望，好家伙，顿时一个个都目瞪口呆，毛骨悚然的画面令他们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还是保卫干部首先想到了此时该干些什么，说道：“快！快！别在这儿愣着了！都离开这里！”

## 二

这一天是2000年12月22日。早饭后，韶关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杨柏浩就与刑警支队队长陈晓林带领黄向阳等刑侦人员，驱车赶到乐昌北部的一处偏僻山村，与等在那里的该市同行一道在现场忙活开了。因为那里发生了爆炸案，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中午时分，杨柏浩等返回韶关吃饭。刚刚喂饱肚子放下碗筷，大家还在议论着那起因械斗导致的爆炸案，这时乐昌方面又有大案传来：13点40分乐昌市公安局接到市属制品厂员工报案称，该厂职工宿舍楼发生凶杀案，叶来祥一家三口人被杀死在房内！

真是一案未破一案又起，遇到这种情形，干刑侦的也只有连轴转了。杨柏浩马上召集原班人马再赴乐昌。

案件上报后，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有关领导也亲临乐昌指导破案。

发案现场完好地保持着初始状态。进入叶家，可见客厅的沙发旁地上摆着一塑料袋大约五斤的苹果。地面上有水。水是来自厨房，洗碗池灌满了水，里面泡有衣服、书本等物，开得不大的水龙头哗哗响着，清澈的水缓缓地从池沿漫出流向地面，从厨房流向饭厅，再流向客厅等房间。厨房的蜂窝炉煤火已燃尽，打开炉上的高压锅，里面蒸着一碗红枣五香蛋，锅里的水已经烧干，有焦糊痕迹。

所有房间里没发现翻动物品的迹象。三名受害人各处一屋，均是头部血肉模糊、面目难辨。男主人仰在卧室的大床上，双腿

# 午夜凶案

垂于床沿，脚上穿着解放鞋，床头柜上的电话听筒线被割断；女儿的房门上有被踹的痕迹，木门撞锁呈反锁状，门框边破裂，门框上的锁匣已松动，固定用的螺钉都凸露在外面，女儿仰在房地地上，脚朝门的方向，上衣擦到了乳房上面，双乳头被割，下身赤裸，阴部插入了一杆夹煤的火钳；女主人斜在饭厅的长沙发上，拖鞋甩在一旁，靠墙的一米多高的横柜上摆着一白瓷茶壶，壶内无水，已放进茶叶，壶盖摆在一边，柜上的茶叶罐也是敞着盖的，地面上撒有少量茶叶。

如此血腥杀戮的场面，不仅让年轻的侦查员大为吃惊，就是杨柏浩、陈晓林这样久经战阵的老刑警也未免感到了那阵阵袭来的恐怖气氛。在杨、陈二人的指挥下，韶关与乐昌两级刑技人员开始一个屋一个屋地拍照、录像，寻找着有破案价值的物质痕迹。置身于这样的现场，大家都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尸检报告是在第二天完成的，大致确定，叶来祥被砍 60 多刀，叶妻被砍 30 多刀，叶莹被砍 40 多刀。密集的刀痕如同剁肉馅一般，将头皮、五官剁得稀烂，除叶妻的胳膊上有几处抵抗伤，其他两人死前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有过什么动作，基本看不出来。叶莹的颅骨上深嵌着一小块金属碎片，应是由于猛力剁砍造成凶器刃口断裂的残留物，经检验倾向认定作案工具为菜刀。

关于死亡时间，从尸体腐败情况和对周围居民的调查看，可大致定在三天前的 12 月 19 日傍晚至夜间。三人的胃内容可证实，叶妻与女儿是在家里吃的晚饭，她俩的胃内容一致，且与家中所剩饭菜一致，而叶来祥则是在外面吃的饭，由此可把他们的遇害时间限定在饭后几小时内。当晚约八九点钟时，该楼居民听到了哭叫声；而在 10 点多，叶家隔壁邻居又听到了争吵声。由于那天晚上刮大风，还夹着细雨，都听得不太真切，加之楼里常有夫妻打架闹出很大的动静，所以没有人觉着有什么不正常。现在看来，这些声响应与叶家惨案有关。而且制品厂的保安员证实，当晚 10 点左右见叶来祥进厂放他的摩托车，还跟他打了招呼。叶来祥基本每天如此，晚上把车停厂里，再走七八分钟的路回家。



凭借着现场勘查所显现的情况，侦查人员勾勒出了这样一幅“现场重建”的情景画面：

19日晚，叶莹在家中复习功课——她的同学和邻居提供，这个时间她通常都在学习。叶妻照例为女儿准备好宵夜，她将红枣鸡蛋和调料装好锅放在炉火上煨着。叶来祥下班后没回家，直接开着摩托车去了市里载客。这两年厂里活儿少收入低，叶来祥就用业余时间开摩的，多少能再挣几个钱补贴家用。

大约八九点钟时，有客人拎着一袋苹果进入叶家。叶妻请他在门厅沙发坐下便进到饭厅去沏茶，却不知来客手持利器尾随于后。她正倒茶叶之时突然脑门上挨了一刀，钻心般的疼痛使她不由地发出喊叫，同时本能地后退转身抵挡，无奈挥舞的菜刀迎面劈来，一刀狠过一刀，她倒在了近旁的沙发上。

正在自己房中用功的女儿听到声响出来察看，猛见母亲被人砍得鲜血淋漓，倒了下去，惊叫着逃回房中锁紧房门——由此能看出，来客只有一人，如果是两人就会分头行事，恐怕不等叶莹锁门防备，她就被干掉了。凶手循声而至，一脚踹开房门，揪住惊慌失措的女孩又是狂砍一通。当凶手确认母女二人已无呼吸后，接下来应是对女孩尸体一连串的猥亵侮辱动作，将扒下的衣裤、碰过的书本等物统统扔入水池，拧开水龙头……

凶手在叶家一直待到10点多钟。在外挣辛苦钱的叶来祥收车回来，进屋后即惨遭毒手。然而，凶手与叶来祥之间是如何争吵的，又是怎样将他弄到卧室床上杀害的，这个过程却不好重建。从门口到卧室还有一段距离，45岁的叶来祥毕竟也是一条壮汉，无法想象他会不做任何反抗而引颈受死。能够肯定下来的是，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因为叶来祥平时进屋后要换拖鞋，那天可是连鞋都没来得及换人就仰在床上任凭剁砍了。

现场重建情况使侦查人员得出了这样的初步判断：屋内无明显翻动痕迹，表明作案人到此的目的只为杀人而非谋取钱财，况且受害人家也没什么钱，此案的仇杀性质十分明显；作案人对现场进行过处理，割断了电话听筒线，叶莹屋内书桌用水冲过，三具尸体所处地面可看出用拖把擦过，还有用水冲刷的痕迹，从女

受害人身上脱下的衣裤及书本等物也给浸泡到水里，表明作案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年纪不会太轻；女主人对作案人以茶相待，且作案人能够手不发软地连续杀人，表明作案人系叶家的亲朋好友，身强体壮。根据以上判断似乎可以定论，凶手就在与叶家所熟悉交往的人之中。

但是，仅凭现场重建情况，还看不出来是叶家的什么人因为什么事而得罪了凶手，使得他必欲将叶家三口置于死地而后快。不过，当时多数侦查人员的心里都有一种感觉，或者说是直觉——

在对受害人进行尸检时，一位刑技人员看到男主人胸毛浓密，灵机一动，对法医说：“你信不信，我敢肯定是男主人在外面拈花惹草惹来的杀身之祸。”

“现在还不好说凶手是冲着谁来的，有什么根据你就肯定是男主人惹的祸？”法医反问道。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看他体毛如此之多，雄性特征非常明显——这样的人一般都性欲很旺盛。”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要不然咱们打赌，等破了案看我说得对不对！”

“哈哈……我才不跟你打什么赌呢。”

这虽然是一段闲话戏言，但确实代表了不少侦查员的观点，他们看过现场后当时就有直觉：很可能是叶来祥到外面勾引了人家的妻女，东窗事发遭到报复。

按照心理科学的研究，所谓直觉，是产生于人的认知经验基础之上的思维的形式之一，也是对规律的一种提炼。比如早期刑侦界就有这样的名言：只要现场有女尸，就要想到性犯罪。为什么见到女尸就要同性犯罪联系起来？因为这类情况太常见了。那位刑技人员由雄性特征明显到性欲旺盛，再到拈花惹草惹来杀身之祸，这一推论的链条当然也是得之于大量的案件实例。

不过，这类案件中也有买凶杀人的。但从此案中的三名受害人遭到胡砍乱剁来看，表明了凶手在作案时处于一种愤怒宣泄状态，不像是那些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冷酷杀手所为。对叶莹

的性残害似乎显示了凶手的性变态人格，那杆火钳一直捅穿阴道插入肚腹，拔出后发现火钳上竟还夹着一粒乳头！而另一粒被割下的乳头始终没有找到，不知被凶手做了怎样的处置。但是，如果把这种残忍行为看作是即时性的性报复也能说得通——凶手不见得有变态人格，只是以此扩大性地泄愤而已。

### 三

侦查人员从案件现场获得了大量的信息，然而当他们坐下来仔细研究案情时，却发现侦破此案的难度相当大，因为在现场上获得的信息中，没有任何能直接认定作案人的物证痕迹，比如血迹、精斑、指纹、脚印等，什么都没找到。以通常的侦查经验判断，这种情况意味着，摸排认定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将要经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但在另一方面，对案件的基础调查倒是很清晰地凸显出凶手所要报复的主体目标。

叶妻与丈夫在一个厂上班，已下岗。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妇，大部分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平素很少串门，邻里关系还可以，处事极为谨慎。如果有人上门抄水表，叶妻一人在家时是绝不会放对方进门的，她会告诉来人等她老公回来再来查吧。邻居们说，这么个老实人，实在想不出，能有谁会恨她恨得非要砍上几十刀不可。

叶莹是个比较内向的女孩，爱上网吧，无男友，崇拜香港歌星，当年夏季高考落榜，随后参加了学校办的复读班，学习比较用功，心无旁骛，只求能考上大学。尸检表明，其处女膜呈新鲜破裂。据调查，她的同学都比较单纯，好学上进，对前途充满希望，还不大懂得人生险恶的那一面。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没发现与谁有什么大的矛盾，与她交往密切的男女好友都不相信有人能与她结仇，更不消说仇恨到用如此野蛮下作的手法来侮辱她。

相比之下，叶来祥的情况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复转军人，进入制品厂电工车间后，干活卖力，不怕吃苦，很快当上了车间副主任。在大家眼中，他是一个性格

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工友们喜欢找他聊天，而且他非常乐于助人，在部队时学过修理电器，有人求到他修个电视机什么的，他从不拒绝，也从不要修理费，尽管他家生活并不宽裕，下班后还要兼职做摩的生意。

假如生活中的叶来祥给人留下的只是这样一种印象，那么可以肯定，他决不会遭到别人的记恨，也决不会遭此血光之灾。

叶来祥突出的毛病在于好色。据厂里的女工反映，这个叶副主任的言行举止太开放了，太不注意别人的感觉了！他不仅止于靠讲黄段子过过瘾，那一双手也瘾头大得很，总是有意无意地摸摸这个女工屁股，要不就拍拍那个女工肩膀、触触胸部，就是应邀去人家里修理电器助人为乐时，他也要抓住各种机会占女主人的便宜。似乎做做这些动作就会使他特别开心。

他虽好色但又不同于随意嫖娼狎妓的那一类。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他有此嗜好，有心要做东让他过过瘾，领他到街头发廊找“鸡”，没想到他接过朋友给的50元“鸡”费随即掖进衣兜，说：“钱我收下了，就当我已经跟‘鸡’睡过了，行吧？”

真弄不清他是怕染上性病还是觉着为这事儿花钱不值得，只是他的这些表现又使得一些人称他为“孤寒种”，在广东话中即小气鬼的意思。

按照杨柏浩副局长确定下来的画像分析，专案组将叶来祥的人际关系一个个排列出来，作为侦查重点，特别是将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经调查，叶来祥在日常争端、生意钱财等方面没发现引起矛盾激化的因素，很快，所有的侦查力量都集中到了叶来祥的爱恨情仇上。根据群众反映获知，与叶来祥有不正当关系的有夫之妇，能说出名字的就有五六人之多，另外与厂外的几名饭店女、发廊妹也交往密切，关系暧昧。这些还都是明面公开，为众所周知的，至于隐蔽些的关系都有哪些，一时还难以查清落实。

广泛深入的摸排，使专案组很快从男女关系这条线上瞄上了两名犯罪嫌疑对象。



被列为一号嫌疑人的文天魁与叶家同住一楼，刚过不惑之年，爱好赌博，且性格暴躁。早年当学徒工期间有过偷看师娘冲凉的劣行，没上两年班就因在厂内聚众赌博被开除，后靠四处打工谋生。

文天魁的妻子与叶来祥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俩经常能被安排到一块儿上夜班，说说笑笑，出双入对，甚是亲密。而且俩人进了值班室，每每将房门紧闭，至于在里面做些什么就不好往下猜测了，比较确实的情况是，有人撞见他俩嘴对嘴地紧搂在一起；也有人看见文妻在帮叶来祥使劲地搓洗裤子，而脱得仅剩底裤的叶来祥，则裸露着一身浓密的胸毛，在屋里快活地吹着口哨来回晃悠着。

1999年秋季的一个晚上，11点多时叶来祥下夜班回来，径直跑到文家去敲门。他以为文天魁外出打工去了，可开门的正是文天魁。问他要干啥，他支支吾吾说找文妻谈点工作上的事。

文天魁顿时勃然大怒：“这么晚来，你谈个鬼呀！”接着他大骂不休，因为他对自己媳妇跟叶来祥的那些个艳事早有耳闻，只是长年在外出打工顾不上料理，现在竟然给撞上了，他当然不能放过。

遭到猝不及防的辱骂，叶来祥知趣地连连后退，一转身溜回了自己家。文天魁冲着楼道空骂了一阵才回屋。媳妇劝他别在楼道里吵吵嚷嚷的，没想到他抓起媳妇就给扔出了家门，就这还觉得不解气，又追到叶家去吵闹。

这会儿，叶来祥不再缩头示弱了，也拣着难听的话回敬着对方。双方的叫骂声震荡着楼道，搅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纷纷出来看是咋回事，劝说他们停止争吵。当时许多人都听得很清楚，文天魁咬牙切齿地说：“我早晚要杀了你！杀了你们全家！”叶来祥则回敬道：“杀了我，你也不得好死！”

打这桩事发生后，文天魁不再外出打工，只在家门附近转悠找活做。

据此人提供的情况：叶家三口遇害那晚的8点多钟，曾见过叶妻和女儿在楼下散步。他那晚是在楼下邻居家跟麻友们搓麻，



自己老婆也在场，大约在十一二点钟回的家。

搓麻的事儿得到了麻友们的证实。但过了几天再去调查，有的麻友却说：“我们是在一块儿玩来着，可不是在19日晚上，而是在19日的头天晚上。”这样，文天魁所提供的他在案发时间的活动情况就不那么可靠了，就有了一定的嫌疑空间。

二号嫌疑人汪德福。他的家距离叶家不远，夫妻二人均在制品厂上班。据反映，叶来祥与汪的妻子有染也是公开的秘密。叶来祥因此多次遭到汪德福的斥骂。汪本人又是厂里的保卫人员，懂得一些侦查常识。无论是情仇上，还是作案人对现场的处理上，这两方面的因素汪德福都具备。至于他在19日晚的活动情况，更是一片模糊，找不到过硬的证人。

在案发后一个多月里，专案组又陆续从叶来祥的同事、邻居中筛选出数名嫌疑对象，他们或与叶来祥有过这样那样的恩怨，或在案发后出现反常表现。但是，他们如同一号、二号嫌疑人一样，分析起来个个都有不少疑点，可没有一条能成为直接涉案的证据。案件侦查仍难有突破性进展。

然而，来自当地居民的猜测议论却在不断升温，而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文天魁的身上，都在说叶来祥勾搭邻居家的媳妇，结果遭到报复，被“满门抄斩”啦，实在是惨得很呐！那阵子文天魁都不怎么出家门了，怕一上街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群众的舆论似乎已经给定了案，可这又有什么用？拿不出证据来还是白搭。只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办案人员的心情愈发地沉重起来。

#### 四

2001年春节前夕，根据工作需要，韶关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康志坚从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升任为市公安局副局长，按局党委重新分工，刑侦工作由他主管，因而，叶来祥全家被杀案等几起久侦未破的恶性大案，也随着分工交到了他的手中。

曾干过多年刑警的康志坚，在侦查破案上并不是外行生手，听完那几起案件的基本情况，顿时就感到了自己所面临